



昨天早上9点半,不出意外的高温天,已经能感受到太阳不怀好意的毒辣辣。桃浦路靠近真北支路的两边人行道上,一些树枝不断掉落。抬起头能看到,每棵高约三四米的树上都或站或蹲地藏藏着个人,手拿锯子,默默地修剪着枝条,厚实的绿色工作衣让他们和茂密的枝叶混杂在一起,与这些悬铃木宛若一体。他们都是普陀区行道树养护队的队员,正在这里进行着夏季剥芽的作业。夏日里那一片片让行人免受阳光荼毒的树荫,正是因他们每天的辛苦作业得以被守护。

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

普陀171条道路4万7千多棵行道树几乎都爬过

顶烈日被虫咬只为守护城市绿荫

干的活

绑成“粽子”上树 一待就是几个钟头

为了尽量减少对交通的影响,行道树养护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5点开始的,除了当中歇了20分钟草草吃了个早饭,这些小伙子们已经连续干了4个多小时。曹杨路、桃浦路、真北支路,是他们当天要完成的路段。

行道树养护,最关键的就是冬修和夏季剥芽。随着天气逐渐变热,树木的爆芽量旺盛,但由于长势没有规律,需要以剥芽的方法引导树枝的生长方向,扩大树冠,增加遮阴面积,去除多余枝条,避免养分的浪费。从5月份开始,剥芽工作要一直持续整个夏天。高温日,是他们逃不过的修炼。

倪亮,80后,今年是他在上树工这个岗位上工作的第13年。他坦言在13年的工作中曾经也有过三四次想放弃不干的时候。“每次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都是这种高温天。”

在他的手臂上,记者看到,到处是红色小疙瘩,这都是刺蛾的“杰作”。“刺蛾,也就是毛毛虫,毛会粘在树枝上,都是有毒的,只要一碰到,立

刻就会发东西,痒得不得了,只能拿风油精不停地擦。”倪亮说,十几年前他刚入行时,手臂经常被叮得肿得像玉米一样,两三天都消不了。有时候毒毛飘到脸上,脸也会肿到连眼睛也睁不开。“现在已经好多了,过半小时大概就能消,大概是做的时间长了,身上有了抗体。”他开玩笑道。

为了防止这些病虫害,上树工操作时需要穿着厚实的长袖,面戴口罩,安全带、装备带,被绑得像粽子。烈日当头,蝉鸣焦躁,在树上一窝就是几个小时,时间长了腰都直不起来,人也会越来越焦躁。剥芽修剪的工具是搓亮的手锯,太阳下晒得滚烫,用力时间一久,戴着手套也防不住手上被挫伤割伤。如果碰到粗壮点不好对付的树枝,必须要用油锯,不仅要身负更重的装备,接触到的工具温度也会更高。

看着倪亮工作了半个小时,完成一棵树的修剪,跳下来时,他头上的汗从安全帽直往下滴,全身的汗渍透过厚厚的工作服都能看得出来。



树上身手矫健的“蜘蛛人”,却有着你所想不到的艰辛和不易。

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

待的队

几乎都是上海青年 36岁已属于“高龄”

前脚弯曲撑着树杈,后脚撑着后边的树杈,背靠树干,王继宏的姿势看上去很稳。他个子不高,身材瘦弱,手上的手锯看上去格外大。他用手锯使劲地割着前方一根歪歪戳出来的枝条,眼神专注。

今年18岁的王继宏7月份刚从上海城建学院园林专业毕业,4月份开始进入行道树养护队实习,毕业后就被留了下来。老队员们对这个快要接近“00后”的“90后”的评价是“认真”。第一天参加剥芽,住在杨浦的王继宏凌晨2点就从家里出门了。

在他隔壁的一棵大树上,唻拉唻拉砍着树枝的是他师傅徐晓倩。和18岁的“菜鸟”不一样,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做了13年的徐晓倩明显动作熟练很多,完成一棵树木的修剪之后,人高马大的他手脚利落地顺着竹梯爬下了树。

徐晓倩和倪亮是师兄弟,同为80年出生的猴子,如今,36岁的他们已经是这支行道树养护队里的最早一批的上树工了,也是队里的骨干。

这支多年荣获上海市行道树养护管理第一名的养护队,如今共有33人,几乎都是上海青年。有的来自社会招聘,有的毕业于园林、农业学校,平均年龄在28岁左右。这在全上海的养护队中很少见。“现在一批90后进来,又可以拉低我们的平均年龄了。”曾经的队长,如今已是普

陀区园林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养管部副经理的朱锋笑说。

说起来,王继宏算是朱锋的“徒弟”了。徐晓倩和倪亮都是朱锋带出来的徒弟。1978年出生的朱锋如今已经不太上树了,但是有时候缺人的时候,38岁的他还是来“爬一爬”。

上树工这项工作,对体力和技巧都有着很高要求。按照老法师传下来的标准,一般剥芽,一个人每天要完成的工作量,胸径在15公分以下的小树是一天70棵,15-20公分的中型树是35棵,20-35公分的大树17棵,35公分以上的特大型树则是10棵。

“这是个吃青春饭的行业。”朱锋说。因为长期要使用腰部力量,要用各种姿势窝在树上,腰椎、颈椎毛病已经是职业病。即使是像倪亮这样身强力壮的青壮年,也已经出现了不少病痛。而要长期面对树叶上积累的灰尘、粉絮,过敏性疾病、呼吸道疾病也很容易发生。就在上个月,倪亮就被查出得了哮喘。

也因此,上树工到了40来岁通常就会调动岗位。虽然每年都在招人,但对于年轻人来说,这个行业的吸引力依然不大。到了夏天,由于还要承担防汛防台的工作,养护队的任务压力很大,有病也得坚持,像朱锋这样的“高龄”老法师也不得不重新出马。

走的路

普陀4.7余万棵树 他们几乎都爬过

中午12点,开工6个小时之后,队员们纷纷下树,喘口气,歇一歇,然后坐在路边啃起了盒饭。

“这一行,的确有辛苦的地方,需要一些精神支撑。”倪亮说。

在他看来,行道树的修剪不仅仅是个体力活,也是个和美有关的工作。倪亮告诉记者,他觉得自己的师傅朱锋就是个“工匠”。“他对每一棵树的形状,甚至每一个锯口处理都会讲究到极致。”这是让倪亮感到特别佩服的一点,也不自觉地继承了这样的“强迫症”。在他们看来,切口平不平整,会不会留下“伤口”,损伤到树皮,当时看不出太大的区别,但有可能造成枝条枯死,既影响到树木的长成,也损害了美观程度。

和树木打交道多了,就有了感情。像朱锋、倪亮、徐晓倩这样的养护“匠人”,只要对着行道树看一眼,看到枝叶的繁茂情况、树枝的粗细程度和整体“精神面貌”,就能推断出这棵树的大致年龄、健康状况等,也懂得如何对症下药为树木治疗各种病虫害。

普陀区171条道路,4万7千多棵行道树,他们几乎都爬过。“都有感情了。”他们自己摸索出一套经典“杯状形修剪”。经过冬季修剪、春夏

两次拨芽后,树的造型形成三叉六股十二枝,一级一级向上展开,形态犹如一只高脚杯,通透清爽。除了美观,这也得到了市里老专家们根据上海的气候条件认定:台风来袭,树冠中空,树木受风力相对较小,树枝受损也就小。

当看到在自己的修剪下,一棵棵行道树变得枝繁叶茂,道路变得更加美丽,行人漫步其中,他们就感到很开心。

“今天我老婆带儿子去热带风暴,让我请个假,调休一天,跟他们一起去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最后还是来上树了。”徐晓倩说。2004年他刚入这一行时,月工资1400元左右,13年后的现在,大概能拿到5000元左右。“真不是钱的事,如果为了钱,我坚持不到现在。”他说。

倪亮结婚那天,正碰上台风“莫拉克”来袭,养护队全员待命,原本为同事准备的四桌喜宴全都空着。

普陀区社区绿化管理所副所长殷英告诉记者,这支以80后、90后为主体的绿化专业养护队伍,已经连续蝉联五届“上海市劳模集体”,取得了“全国青年文明号”、“全国绿化模范单位”等近百个荣誉,甚至被请到外省市、国外去传授养护经验。